

文化视野

文化·节气

雨水至 万物生

□丫丫

雨水，二十四节气的第二个节气，也是春天的第二个节气。此时天气逐渐回暖，冰雪融化，降水量增多。

古语有云：“天一生水，春始属水。”春天之所以为人所感知，皆因水与草木。无水之滋养，草木难以萌芽吐绿；无草木由枯转荣，春天亦无从谈起。若春天未曾到来，冬日里冰雪覆盖的水体亦无法化作绵绵春雨。这是大自然之循环链条，四季更迭，变化无穷，轮回不息。

古人将雨水分为三候。一候獭祭鱼，二候鸿雁来，三候草木萌动。

河冰初融，潺潺流水唤醒了沉睡一冬的水獭。它们在水中游弋，身姿矫健，动作敏捷，熟练捕捉着肥美的鱼儿。而后，水獭将捕获的鱼整齐排列在岸边，仿佛是在举行一场庄重的祭祀仪式。

随着气温回升，归乡的鸿雁成群结队，排成整齐的“人”字或“一”字，向着北方的家园振翅高飞。翅尖抖落的羽毛化作云中锦书，雁鸣声声，划破了长空的寂静，传递着春回大地的喜讯。

最细微的萌动总在无人处发生。大地深处传来根须舒展的私语，草木

嫩绿的新芽怯生生探出了头，那一抹抹新绿将在大地蔓延开来，点燃整个春天。

节气翻过立春扉页，当雨水彻底浸透了这世间的一切，雨水便带着青绿墨汁润染天地。此时北国积雪初融，江南烟水空蒙，节气流转的密码，就藏在南北各异却又同样充满诗意的景致里，藏在大自然细微的变化与蓬勃生机之中。

雨滴彼此追逐，在每一片绿叶上跳跃，在每一朵花儿上停留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雨水是快哉的春意，雀跃的欢喜。天青色等烟雨，有人在烟雨中等你。雨水又有着浪漫的惆怅，春日如梦，梦里不知身是客。

这滋润万物生长的雨水，悄无声息渗透进大地的每一个毛孔。它让枯木重获生机，迎来又一个春天；它让种子鼓足勇气，奋力冲破黑暗的束缚，向着光明生长。

“风传花信，雨濯春尘。”雨水节气的花信风让春的意象渐渐繁盛。

菜花从田埂开到山坳。金黄的海浪在雨雾中起伏，每一片花瓣都噙着蜜，醉得蜜蜂跌跌撞撞。

杏花爱在烟雨中梳妆。枝头那深浅不一的胭脂痕，是她边等人边数着花瓣，等到春衫渐薄的心绪起落。

李花开得清绝。疏影横斜处，素白的花朵藏着春天的温柔，不言不语，倒比月光更皎洁三分。

寒冬时的冷静与理智，早已丢盔弃甲，让人不由自主沉醉在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里。是尘世的过客也好，是这场梦的主人也罢，有了美好的重逢，一切都是值得。

最是一年春好看，也最是一年春好吃。

春天，各类野菜嫩芽长了出来，正是品尝尝鲜的好时节。

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东坡的诗词不知不觉就从唇边滑出，带着丝丝缕缕的春日清韵。

一个初春的日子，空气中还夹杂着几分冬日的寒意，但杨柳已抽出细丝，随风摇曳。苏东坡与友人同游泗州南山，吃野菜，喝清茶。一句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让无数人在喧嚣尘世中寻得了心灵的宁静与慰藉。而“蓼茸蒿笋”几个字，仿佛自带了春天的气息，看着便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。

春天的味道，天生就带着一种不加雕琢的动人。无论是大火清炒，还是简单凉拌，越简单的做法，越能留存住它们不同于普通蔬菜的那一抹独特

“野气”，也越能让人感悟到东坡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这清欢，源自对平静、疏淡、简朴生活的热爱与珍视。

这一口春天的“鲜”和“野”里，还藏着浓浓的乡愁。

在徐州的一个春天，苏东坡写了首《春菜》。他将老家四川漫山遍野的翠绿和好吃都写在了诗里：蓼菁生出新叶，春初的韭菜鲜嫩欲滴，满山的嫩蕨破土而出，甘菊的嫩芽、茵陈的幼苗，随处可见。人们挖着荠菜，采着青蒿，翘嘴白鱼随手便能从水中捞起，还有那江豚脰、苦笋煲……

苏东坡流着口水列出了一长串家乡的春日美食，可“北方苦寒今未已”，一样也吃不着。越想越渴望，他甚至动了辞官回家乡的念头——不能等到牙齿松动、头发脱落，那时可就什么美味都品尝不了了。遗憾的是，自东坡踏上仕途后，仅在为父亲守丧时回到家乡待了三年。此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他再也没有踏上过眉山的土地，那些带着家乡味道的美好，终究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与遗憾。

谁又没有一点遗憾呢？可春光总会让人记得生命中的诸多欢喜。当雨水浸透万物，一颗心朗润起来，我们和春天的故事就开始了。

瓦屋寒堆春后雪

尹霜林 摄



文化·随笔

春回青神湖

□邵永义

春雨如画笔染过岷江两岸，碧绿的油菜绽放金黄的花朵，唤醒了成都盆地最南端的春天。

这里是岷江，是鲲鹏在青藏高原一脚踏出的三条爪印：北是黄河，南是长江，西边被青藏高原支撑着、冲出成都平原又向南汇入长江的，是岷江。

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，给蜀中的河流排了个序：“岷水导江，是为四渎之首。”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，大自然以消雪融冰的激情，滴水成溪，涓水成河，拍打着沉睡亿万年的青藏高原，以南北走向的独特之势，在润育了成都平原的锦绣天府后，又无声地汇入了万里长江。

三江之源，岷水下山来，从牛皮筏，到竹排，到木舟，载着一群古蜀先民，逐水而居，结草为庐，凿石为屋，在龙泉山的尾部登岸扎帐。抬望眼，东岸青山如黛，秀美如眉，他们把山叫作峨眉山。

江水与天空叠印出岁月的绵长，桨板拨动的是连线的书简。汉代嘉阳山水，芙蓉关江，一个叫汉阳的江边小镇，一段叫青衣的岷水别称，在青衣故都，神之福地涌上江边的城郭。青城、青衣、青神，一根串珠镶嵌的项链，闪亮在蚕丛氏丝织的大地，在一千四百多年后，成乐三百公里水路，汉阳航电、虎渡溪航电率先合龙，为四川通江达海战略，在39公里岷水之上，支撑起两座大坝，把三万亩岷水汇聚的“青神湖”，在春天唤醒。

青神湖，如一位睡梦中醒来的姑娘，七分素颜的宁静，三分娇羞的浅笑，撩开冬季厚厚的面纱，闪着蓝宝石一般的眸子，接受了春天的注目礼：草长莺飞，桃红李白，绿竹婆娑，小院静谧。

有古寺穿越时空，从北宋苏轼那个顺江而下迎亲的花船上飘来，送来春的气息，惹得一队白鹭盈盈飞过蓝天，而水岸边浣纱的少女浑然不觉，任白鹭把人手写在天上……

与岷江一起醒来，与青神湖一起梳妆的，还有相邻而眠的古城。她如一位村妇坚守在自己的故乡，守望那千年的浪花，万年的明月，远去的白帆，梦里归来的良人。谁家泊舟的商船，一盏灯笼映照在江中，让波浪揉碎消融。那位漂泊的文人，一支竹笛悠扬，从悠然于夜幕的芦苇丛飘来，笛声恼鱼龙，无意惊妾梦。

青城，或称青衣，或称青神，伫立岷江边，从结草为庐到雕梁画栋，从木架搭棚到粉墙黛瓦，她的石板路上有花布鞋留下的吻印，画像砖的小巷里飘过与春天絮语的红油纸伞，风儿见过伞下的一袭丝绸长袍，半张彤红的脸……而今白帆远去，繁华如梦，而涛声依旧，蚕丛故里，岁月静美。

万物生长季，天地人共生。

春蚕至死，今生化蝶，鱼公园的鱼眼之处，全国唯一的苏母祠悄然耸立，传承着三苏文脉，讲述着一代贤母“勉夫教子、抵于光大”的故事。青神湖畔，省级家风家教基地苏母祠深情守望，见证青神的人民在新时代演绎春天的故事。



祖孙探秘三苏祠

□诸纪红

春天悄然而至，带来生机与活力。我和老伴儿带着六岁的孙子小杰，前往眉山三苏祠游玩。沿途，车窗外景色如画，嫩绿柳枝轻拂水面，桃花、杏花竞相绽放，春色满园。小杰坐在窗边，不停指着外面问这问那。老伴儿耐心地一一回答，还时不时穿插些春天的古诗词。一家人欢声笑语，享受着这美好的春日时光，向着三苏祠快乐出发。

终于，我们抵达了三苏祠。古祠大门一入眼帘，我心头不由一震。小杰兴奋极了，拉着我的手，指向古榕树下的门说：“爷爷，你看树好大！门上的字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这就是三苏祠，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三位大文豪的故居。”

走进前厅，历史气息扑面而来。踏道两边，古木参天，每棵树都在诉说着过往。小杰在踏道上蹦跳着，夫人轻声对他说：“小杰，这里是历史的长廊，我们要轻声，尊重这份宁静。”小杰虽然不太懂，但他的脚步明显放缓了。

我仔细观察前厅的建筑，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，这些都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房面铺着水泥预制筒瓦和小青瓦，正脊两端饰以形态各异的鸱吻，栩栩如生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：“北宋高文名父子，南州胜迹古祠堂”，字迹苍劲有力。

小杰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兴趣，他摸摸柱子，又跑到门前细看雕刻。夫人笑着对他说：“小杰，这里一砖一瓦都藏着故事，你得慢慢去发现。”小杰瞪大眼睛，听得入神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，与古人对话，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。



三苏祠游人如织。 侯建明 摄

在前厅徘徊良久，我们才不舍地迈向下一处景点。回望古祠大门，心中感慨万分。这里，是三苏父子生活与创作之地，留下了无数文学佳作。如今，我们追寻他们的足迹，感受他们的气息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与那些伟大灵魂进行对话。

跨过前厅门槛，我们步入三苏祠深处。此处游客络绎不绝，他们或站或行，低声交谈。一位身着汉服的小姑娘从旁经过，小杰注视着她的服饰。我笑着对小杰说：“看，小姐姐穿的衣服多漂亮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，汉服。”小杰眼中闪烁着兴奋。

随后，我们来到飨殿。大殿内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的坐像庄严排列，眼神透露出智慧与坚韧。大殿上方悬挂一块匾额，刻有“是父是子”四个大字，寓意父子三人在文学上的相互成就。小杰抬头望向坐像，问道：“爷爷，他们就是苏轼和他的爸爸、弟弟吗？”我微笑着回应，开始

讲述三苏父子的故事，夫人也在一旁补充细节。小杰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提问，他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们都感到很高兴。

离开飨殿，我们步入启贤堂。这是苏家的家祠，氛围庄重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。随后，我们来到来凤轩，这里原是济美堂，是苏轼兄弟昔日读书之处。轩后翠竹环绕，环境清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小杰在轩前驻足，模仿苏轼读书的模样，逗得我们开怀大笑。我告诉他，这里曾是苏轼灵感迸发之地，或许正是这片翠竹、这份宁静，启发了他写出豪放文章。

小杰对每个景点都充满好奇，他跑到木假山堂前，聆听关于苏洵和木假山的传说；又跑到古井边，用井水洗手，感受着清凉。在洗砚池旁，他尤为兴奋，试着用毛笔蘸水在地上书写，体验苏轼当年的学习情境。我告诉他，这里曾是苏轼兄弟练习书画的地方，他们的才华与勤奋都凝聚在这池水之中。